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十一

宋 方聞一 編

䷔ 震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閒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

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强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一无也字）當用刑法小則懲誡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

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一作齧合）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矣（一作洽）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易傳）

噬嗑亨利用獄

伊川先生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

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一作不可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一无利用字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焉正蒙

白雲郭氏曰噬嗑之名有二義合而言之則噬而後合嗑而後亨事之序也別而言之則方噬者未合既嗑者不噬噬為始也嗑為終也終始之義分焉文王之辭兼始終故言亨謂嗑之終也言利用獄謂噬之始也噬之始立卦之義也嗑之終卦成之義也周公論立卦之始故爻辭言噬而不言嗑非无嗑義也舉一以明之耳孔子於彖從文王蓋釋文王之辭也於象從周公蓋釋周公之辭也於繫辭極其終蓋明文

王周公之所未言也故言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又曰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皆以噬嗑為義而不及噬也如是則知方立卦之始主於噬而卦成之後主於嗑矣主於噬故利用獄噬嗑亨之時非利用矣是以聖人於道德仁義无時不用刑獄雖設而其用有時者葢本噬嗑之義故也唐虞之民不犯成周刑措不用方是時則不以用獄為利也故知利用特在於有間之時易之為辭其旨遠哉然頤中

有物事之至小者也而名卦之義有取於此者葢易之道觸類而長之雖大而天下莫能載小而物莫能破者其道皆一也又況頤中至小猶須震之動離之明而後可斷絕有大於此者乎是以聖人欽慎之而不忽也易說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伊川先生曰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

為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剛柔分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

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寛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冝也以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冝也並易傳○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呂與叔録

橫渠先生曰九五分而下初六分而上故曰剛柔分合而章合而成文也○六自初而進之於五故曰上

行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麗而下動一剛間之頤中有物之象也噬而嗑則間去矣故噬嗑而亨也夫噬嗑者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故不言利用刑而曰利用獄也夫剛柔分以爻言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以二體言也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剛柔分而不相雜非文也用文非所以

治獄故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則威明並著而无留獄矣此治獄之道也六五柔得中而上行用獄之主也人君阻法度之威而濟之以剛果則片言折之可也然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則人君所宜恤也故古之治獄者吏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刑不以剛決之意也人君以

剛健為德五君位也而柔居之不當位也故所利惟用獄而已自噬嗑亨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噬嗑自否出者也否乾上而坤下乾剛而坤柔初六一變而為六五離柔也九五一變而為初九震剛也昔之剛者今則分而下為柔昔之柔者今則分而上為剛故曰剛柔分剛在下則動柔在上則明動而明初未章也合而後章而六五居上无剛健之材利獄除間而已老子曰天地之道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此間之不可不除而利獄以除間者人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噬嗑自否來否乾剛而坤柔初六升而為離柔也九五降而為震剛也雍曰剛柔之分蓋以乾之三剛分一以成震坤之三柔分一以成離也否泰二體乾坤之純故噬嗑與賁皆稱分焉噬嗑之彖蓋具三義自己成一體論之合六爻而言有頤中有物之象自乾坤之變論之則有剛柔分之義

自震離二體而言故曰動而明雷動也電明也雷與電合則天威於是乎章動而且明則聖人之威於是乎立此聖人法天之道而用獄也柔得中六五也上行則法天動而必明之意也故雖无剛健之才以當其位亦可為噬嗑之主而用獄矣由是知聖人用獄无私情一本天道而已然則漢唐之興卒无三代之治者不明法天故也其惡之大尤見於用獄之際不知雷電之必合以盡動而明之義復蹈秦皇慘毒之

政其傳祀數百年亦已卒矣是以游聖門者羞稱之易說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伊川先生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誤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電雷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先王觀雷電威明之象而致慎焉故明

罰勑法明則不濫勑則不苛易説

兼山郭氏曰象春秋書震夷伯之廟左氏曰展氏有隱慝焉書之金縢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故知雷電之威无隱而弗及也易之取象噬嗑與豐无以異此噬嗑者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勑法而後用也天之動威其行如此則先王之用刑其有不慎者乎故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於此可見矣

然則噬嗑與豊施設之序何異也曰猶之天也將先春而後秋乎將先秋而後春乎故折獄致刑蓋有不得已而然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豊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勑法而後用也雍曰二卦先後之象盡於此矣然噬嗑方動以期於明必先明其罰勑其法以示天下使天下知所避然後犯于有司者可以麗其罪若

周官大司寇縣刑象之法于象魏小司寇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至於士師又憲禁令于國及郊野此之謂明罰勑法也豐則已明而動是已布刑也已令憲也動則麗之刑矣若大司寇邦典定之邦法斷之邦成弊之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此之謂折獄致刑也是皆聖人之政見於有迹

者也若其至仁內充推恩四海蓋不可得而見焉特於聖人之言得其大槩而已觀舜戒羣后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其戒臯陶曰惟明克允又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无刑而臯陶稱舜亦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知此則盡噬嗑之用獄矣然舜之命臯陶必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然後曰汝作士蓋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利用獄之時也由是知非噬嗑之時聖人未嘗以用獄為利也

易說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一有後字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

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陰陽之位陰陽繫於竒偶豈容无也然諸卦一作文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一作不言位當不當者葢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葢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戒之在初小懲可止故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用刑期於无刑而已當用獄之初未至於惡積而罪大猶足以遷善也故屨校滅趾使不進於惡而已所以小懲而大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初最下上過尊位皆无位也无位受刑者也王弼謂无陰陽之位非也雍曰觀輔嗣傳文曰无位而已伊川謂无陰陽之位者以略例言初上无陰陽定位故也易之於爻以二三四五為人

道之著初上雖為始終然既居六畫之内安得謂之无位若謂非有位用事之象則可也是以在噬嗑為受刑之人夫以聖人仁覆天下於小罪輕刑固宜赦宥而此初九屨校滅趾不以為過何哉蓋小懲於早所以大誡於後使惡不進是為无刑之本此聖人之大仁也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孰甚焉校者械之通名在足之校屨之而沒其趾大其校也使之不能行也乃所以戒其惡之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

乘剛乃用刑於剛强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居有過之地而已噬之乘剛而動為力不勞動未過中故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中正之德處用獄之時則刑當而罪得矣故有噬膚之象焉膚言噬之易也鼻者息之出入往來而不窮也九四為間者也而初應之二剛合則為間大而難噬矣故乘之絕其往來乃无咎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蓋才不足而資物以為用者也柔順中正裕於矜恤之仁而略於剛斷之義然而噬膚之易有滅鼻之深蓋秉剛之過也六二且以為戒況其它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三四五皆言噬蓋用刑除間之爻也膚柔脆之物易噬也夫六二柔順中正之德宜其用刑无過舉矣今噬膚之易而有滅鼻之深者蓋六二

以柔乘剛患在不及能勉於用剛焉乃能乘剛故此噬深亦无咎也古者刑亂國用重典豈非噬膚乘剛之義乎四爻必假膚腊胏肉見義者以噬嗑之名本取頤中之象故也易說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

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强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一无而字）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六三（一无三字）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間在四四為剛陽故曰腊肉非禮傷義故曰遇毒能以為毒而舍之雖近不相得小有吝而无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頤中有物謂九四也則噬嗑之為間惟九四而已故有腊肉之象焉腊肉物之全體也六三柔不當位而居動之極上當九四之剛故噬腊肉而遇毒也噬腊肉而遇毒故可吝然噬終必合故无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雖乘剛而能噬深者中正故也六三之柔又非中正其噬難矣而能擇乾物之小者噬之猶如治小獄決小罪可謂度德而量力者也然其

威德終不足以服人適足以招怨懟而致悔吝以其刑既小是以止於小吝而无大咎也鄭氏周官注以小物全乾為腊馬氏以有骨謂之胏其義最得之毒害也猶人不勝其噬而疾作也易說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一无聯字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

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一无九字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為善○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一作以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五為陰柔故喻乾胏能守正得剛直之

義故艱貞吉其德光大則其貞非艱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夫處羣陰之中當除間之責其任難勝矣故有噬乾胏之象焉胏肉之有骨者堅而難噬也噬胏而得金矢以剛克遇之也蓋剛過中故有金矢之象焉夫用獄之道君子所宜盡心也一之以剛直則獄有不得其情者故利艱貞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无訟乎雖利艱貞未能使无訟也故曰未光也易訊

兼山郭氏曰九四胏骨之堅强而難噬者也噬嗑皆以柔而四為頤中之間上下二陰三五之所同欲以噬者也故在訟則為難聽之訟在獄則為難折之獄而九四以剛明而聽之能得其情者也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受則不直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於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

以兩劑禁民獄而无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又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罪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先王之於獄訟其可易言之哉故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於聽之始也如此之慎於其成也則又可知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胏骨之乾堅強難噬者也噬嗑皆以柔而四為頤中之閒上下二隂三五之所同欲以噬者也故在訟則為難聽之訟在獄則為難折之獄而九四以剛明而聽之能得其情者也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受則不直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於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而无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

不信也方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矣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又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罪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人之於獄訟其可易言之哉故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於聽之始也如此之慎於其成也則又可知矣雖曰九四有至難之噬而得朿矢鈞金猶曰利艱貞吉者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聖人明慎欽

恤之意也雖然刑期於无刑必也使无訟如是則得金矢亦安足以為聖人之光哉所謂聽訟猶人者也帝堯之光被四表文王之光于四方其道有大於此者矣故孔子之象以九四為未光也易說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胏者五居尊位乗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為間甚大非易嗑也故為噬乾肉也

得黄金黄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黄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貞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一作堅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一作忘危懼也○貞厲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九四上九難於屈服故曰乾肉得居中

持堅之義貞而危則得无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人君任天下之重而以柔居之欲除天下之間噬之亦難矣故有乾肉之象焉然據天下之利勢噬之雖難與噬乾胏則易矣居中而處剛得黃金也噬乾肉得黃金雖不當位而居中則不過處剛則不茹得當也其除間也能勝其任矣故於貞厲而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聽獄之道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

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然噬嗑之義有審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者也故噬嗑乾肉得黄金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尚且曰貞厲无咎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乆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故六五之貞厲才得當而已質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優乎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之義有審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者也故噬乾肉得黃金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又曰六五之貞厲才得當而已質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優乎雍曰乾肉之噬易於乾胏六五柔而用中有可噬之道故得黃金然猶貞厲者蓋未能盡為君之道故也觀舜命臯陶作士而戒以无刑孔子予仲由折獄而自任以无訟蓋君道无事於獄不必有乾肉之噬矣易訛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爲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一无傷字其耳誡聰之不明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爲間之極至於惡積而罪大以其聰不明也使之聞過而改寧至是夫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人不積小善不去小惡終至於不可揜不可解之際故有何校滅耳之凶則其聰之不明可知也蓋能明善惡安危之戒必无是凶矣然初六滅鼻上九滅耳或以滅爲刑而疑之獨孔氏以謂滅没也蓋屨校何校則刑也屨校桎其足也桎大而没趾也何校械其首也械大而没耳也噬膚之易而深

噬焉自沒其鼻用力之過也此皆沒之義也若以滅耳為刵滅鼻為劓滅趾為剕則上九復不為凶而初二又不為无咎也書注劓刵輕刑也考之呂刑剕辟為重故漢重斬趾同於棄市方初六小懲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言滅皆非刑也初二无咎上九則凶蓋戒之於早故終為无咎上九已極雖戒亦晚矣然則械其首者安知終不罹於大辟乎故為重刑也

大易粹言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並邦本

大易粹言卷二十六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下艮上 賁

伊川先生曰賁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茍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

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易傳

賁亨小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能加之文而已又曰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自然之理也一則不立

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夫天與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變者風雷益又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又取損下益上是也有以二象成卦又取爻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

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非謂自上體而來也凡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居尊位是進而上行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雍曰賁自泰來雖取六二上九之變其實主文明之道

者六二而已故彖釋賁亨則曰柔來文剛其文有異於噬嗑所謂剛柔分也小利有攸往以上九雖變而非主卦之文是以小利而已易說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伊川先生曰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一作相交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

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

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一无言字）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一作必）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

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又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

一元字而

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旣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為象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

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並易傳

○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

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劉元承手編

龜山楊氏曰賁飾也文无所止則无所致飾焉文明而麗乎止卦之所以為賁也九賁之道能為之文而己不能增其質也柔來文剛有其質矣故分剛上而文柔天文也由是而變化生焉故觀此足以察時變

傳曰器以藏禮禮以藏器則文明止矣此人文也故觀此足以化成天下自賁亨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王輔嗣曰互體不足推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甚哉斯言之過也互體卦變其來尚矣將一切而去之不可也且賁之成卦變自泰來上六之柔下文於九二之剛九二之剛上文於上六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是則剛柔上下相錯而相文

天文人文備於此矣此言不可誣也而鄭康成之徒
又謂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
飾焉成賁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令
纔得之二象而已故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
乎土率由是也惟人也內之於一身外之於庶物因
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
南嚮臣北面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和上行之
以成教下化之以成俗豈出於或使之然哉蓋本於

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有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薄蝕之異精祲之祥而知吉凶水旱之變則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騶虞之應則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為慱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者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為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鄭康成輩謂離為日天文也艮

為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焉成賁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令纔得之二象而已故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則凡麗乎天地者无非文也惟人則内之於一身外之於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上行之以為教下化之以成俗一本於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

序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騶虞之應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為愽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為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雍曰王氏有言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此言卦變不可用也及觀輔嗣解賁之彖辭則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

上而文柔之義也如此則賁自泰來乃卦變也故正義曰今謂此卦本泰卦故也是以隨蠱噬嗑賁之彖以卦變為主臨川則云艮乾德之所成離坤道之所成如此則亦可為旅亦可為諸卦蓋諸卦皆自乾坤索而成今獨言於離下艮上之賁者以自乾下坤上之泰來不得與諸卦同也且賁飾也交相飾謂之賁柔來而文剛則剛為質而柔為文也以剛為質而柔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亨賁也分剛上而文柔

則柔為質而剛為文也以柔為質而剛文之又非中正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以小利有攸往也然由二卦之變論之則以六二上九二爻為主是為乾坤之變文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則是地來文天天往文地皆以天為主地在其中耳故獨曰天文也由一卦之成論之則上體為艮下體為離是為艮離之成文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天文主二卦之變人文由一卦之成故觀乎天文者可察時變觀乎人文

者能化成天下此聖人觀賁之卦以用賁之道也以是知乾坤相文而獨歸之天蓋包犧畫乾之道也艮離因變而得人文蓋文王重卦之道也天人之分見矣易說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伊川先生曰山者草木百物之一无之字所聚生也火在其一无其字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成文明

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惟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没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无敢折獄者明不兼於下民未孚也故止可明政以示民耳易說

龜山楊氏曰文明以止賁之象也觀文明之象則可

以明庶政用文非折獄之義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本乎天者親上火之性也本乎地者親下山之德也山在上而親下火在下而親上是又相飾成文之象也聖人之德无加於明文明如此故可以明庶政然无敢折獄者有其象而无其才故也噬嗑以離明而明罰豐以離明而折獄賁之文明是有其象也噬嗑動而明豐明以動而賁文明以止是无其才也且噬嗑與賁皆有頤中有物之象而賁无除

閒之義者蓋動則閒當除而止則不能為閒也洪範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亦猶為閒雖一而有動止不同之義也易說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

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一作賁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

賁守其義而已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文明之德以貴居賤脩飾於下故曰賁其趾義非茍進故曰舍車而徒易説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徒行之象也不為臣不見諸侯義也故召之則不往往役義也故庶人召之亦往舍車而徒者也君子之自賁其行豈有待乎外哉守義不渝而已故軒車不容巷子貢以為愧仁義之悳輿馬之飾原憲不為也此舍車

而徒之謂歟易説

白雲郭氏曰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行為辱舍生取義尚有之況車徒之間乎是以古之人禄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受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惟義所在而已故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雖徒行也乃以義飾其趾者乎二之虛中猶載我者也舍二應四義弗乘也若夫小人不義而乘

盜之招也雖慶氏之車何有於我哉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充舍車而徒之義則義不可勝用然後孔孟之學可得而至也易說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伊川先生曰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

動者也動止惟繫於一无於字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惟繫所附也猶知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賁其須起意在上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離麗也陰麗乎陽也二雖為文明之主然以陰麗陽而已其為賁也不能為无有須之象焉須附頤而生與上俱興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失得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

雍曰以王輔嗣之清談猶以須為上附之物獨安定以為須待然後賁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二文明之主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為賁歟與上興者柔而无應故須九三剛為之助則可興於君矣易說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伊川先生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

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飾而不常且非正一有則字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貞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妄自肆故永貞然後終保无悔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剛得位有其質矣而間乎二隂之間上下交賁之故曰賁如濡如也居文明之極爲二隂所濡非正固而移其質則凶之道也故惟永正乃吉永正則其守固矣非二隂所能移也其孰能陵之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以剛德居文明之極其不待致飾而賁於自然者故曰賁如也濡如有相與之義二足以飾三而三亦所以飾二之須也賁之時上下相文二

三既以剛柔盡須濡之義得賁之道矣能永保而固守何吉如之終孰得而陵之哉相與非其道多致陵此言致飾故終莫之陵也易說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

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雖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己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一无為字可疑也雖為三寇雖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貴故无怨尤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性為艮止故志堅行潔終无尤累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上文柔而為艮艮止也剛止乎上而四居其下未獲賁也故賁如皤如皤白也雖未獲賁而從上之志已行矣故曰白馬翰如言從之疾也然分剛文柔雖止乎上匪寇也是乃婚媾也終必獲賁矣故无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賁雖剛柔相文然陽道常饒故足以兼人陰道常乏故有受飾之理四雖自飾矣亦有皤如之質將受物之飾猶六二之須丘園之賁皆虛己待

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也此其所以為賁也凡剛自內進柔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寇已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尤哉伊川云翰從之疾也易說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一作隨其裁制如束帛而一无而字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

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翦裁紛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裁翦紛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裁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為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為吉也○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陽相因物所皁生柔中之德比於上

九上九敦素因可恃而致富雖為悔吝然獲其吉也其道上行故曰丘園悔一作隘易説

龜山楊氏曰先王備禮廣樂藻飾治具所以賁天下也六五柔履尊位而賁于丘園則所賁小矣束帛戔戔用禮薄矣非人君所以賁天下之道也故吝夫丘園己所有也六二正應之象然二為文明之主而五賁之得所賁矣故終吉而有喜易説

兼山郭氏曰六五丘園以地言之則生財之本也以

人言之則尚德之人也夫得賢者則能立太平之基
亦至治之本也故六五致飾於本其末有不盛者乎
尚且束帛以卷之不嫌於損少亦儉而用禮之意也
儉而用禮則生物不匱而賢者不以沒禮傷廉而違
之故終有喜也彼致飾於物至於窮侈極美與夫得
賢於畎畝之中幡然改是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者
可同言之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為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遠矣非

若二三之須濡初四之私應也其道豈不廣且大哉
聖人不遐遺之義也逺且不遺況邇遐者乎丘園尚及
之況朝廷之上乎故商之賁也及於耕築周之賁也
及於漁釣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下飾
窮士而已束帛戔戔嘶聘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吕
望實幣帛箱籠之意也子夏傳云三玄二纁象隂陽
為束帛或以戔戔為多何哉馬氏云戔戔委積貌許
慎以戔從二戈葢謂有相次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

後相望於道如有次非一所也然以幣聘賢猶為吝道故孟子言仁人不可以貨取而在禮不廢故賢者至而終吉也人君與天下之喜莫喜於得賢故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而詩人於得賢與賢育材之際未嘗不以喜樂壽考終之蓋六五之吉有喜之義也先儒多以賁于丘園為聘士獨王氏孔氏以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其說不同然書言野无遺賢詩有考槃在澗在阿之刺則丘園宜為賢者

窮處之地必曰賁于丘園蓋示无遺賢之意爲國之
道孰大於此孰美於此天下之治孰不本於此故在
賁之時爲君道之至廣大也在易言于野于郊于陸
于陵之類皆誠爲郊野陵陸何獨假丘園以爲質素
也況質素爲上九之事六五正當賁之盛大之時言
賁之盛大无過於得賢及逮爲國之休光若從王孔
二家說云賁飾於束帛珍寶則質素之道乃隕落若
設飾於丘園質素之所束帛乃戔戔衆多此務在積

帛之多即管墨喜利之學貪鄙小道豈足以充賁之六五之義乎在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崇尚節儉恐傷財害民而已非有望於束帛珍寶之多也聖人所寶惟賢茍有意於束帛戔戔之多又安足以為聖人也哉故非聘賢之君不足以當六五之位王論鄙而害義孔氏膠於文彖无待士之文丘園之義幾不復聞矣易說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

○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為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為得志也與它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而居高潔无所累爲物所賁故曰上得志也上一作止易說

龜山楊氏曰賁无色色色者也白賁受色者也惟无色爲能賁有質爲能受上九賁之極也剛止乎上有其質矣而文明麗之受賁者也故无咎而得志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見素抱樸成德之始也明白入素成德之終也雜卦曰賁无色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吾從先進又曰

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聖人之於質文何如此之相戾也曰聖人之尚質自然之質也聖人之貴文當然之文也故曰忠信禮之質也義理禮之文也茍无忠信不可以虛拘者此也如賁之文隂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為之偽也人為之偽殆不若白賁之為得也禮曰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緑藻十有二旒

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恭无文父黨无容大圭不琢大羮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然後知質者自然之質文者當文之文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无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敝也方賁之上下相文則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僿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僞乎曰文明以止人文

也至於偽何可尚也詩云緜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恭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故孔子之筮曰白宜正白黑宜正黑其有取而言之哉易説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為之偽也人為之偽殆不若白賁之為得也禮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

貴者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无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弊也方賁之時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僿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偽可乎詩云緜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恭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知止則誠而无偽矣雍曰大哉白賁之義也立德

之始也治天下之本也且以一性言之天命謂之性也聖人懼其質而近於禽獸故假賁飾以文之文之不已於是乎窮人欲而滅天理是豈人之性也哉知白賁之義則知天命之性知天命之性則知率性之道知率性之道則知脩道之教此中庸之道所以立也以天下言之則忠之弊救以質質之弊救以文文之不已其弊僭矣大者驕奢淫泆於其上小者放僻邪侈於其下是豈聖人之教哉知白賁之道則救僭

以忠于以繼周雖百世可知此三代之治所以復也不然則君臣上下沈湎淫泆卿士師師非度從流忘反尚何化成天下之有乎故彖言文明以止所以止其初上九言白賁无咎所以復其終義一也方未賁之時則白賁為非旣賁之後乃无咎矣此獨上九之事故象言上得志蓋得上九之志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十二

大易粹言卷二十三

宋　方聞一　編

䷖ 坤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剥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剥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剥於陽故為剥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頽剥之象也易傳

剥不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剥者羣隂長盛消剥於一作陽之時衆小人剥喪於一无於字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剥有二道有民剥君小人剥君子民之剥君不過厚百姓以自薄為安宅順止之道小人剥君子則毋與爭利藏器待時而已潛龍勿用内文明而外柔順艱貞晦其明儉德避難遯之時義皆君子

遇剝之義也剝之卦辭獨言不利有攸往者遇剝无它說焉懼君子以道自任與小人校也易說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伊川先生曰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一作无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一作剛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君子當剥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剥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剥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虚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虚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剥之時順止以觀天理之消息盈虚

龜山楊氏曰剥剥也陰剥陽也五陰上行小人之長極矣有爵賞以導其前刑威以驅其後中才而下孰不變而從之乎雖有剛明之資蓋將遜言屈身以避害亦理勢然也夫剛柔之往來相為屈伸天行也柔能變剛惟剥之時為然非特相為屈伸而已君子於是時順而止之可也往斯害矣夫坤順而艮止剥之成象也觀剥之象則知所以治剥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俱傷兩敗而國隨以

亡蓋有以取之也夫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况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无時而不然獨於剝言者蓋當是時存亡之幾間不容息與它卦異故也

易說○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

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語錄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山附於地圮剝之象雍曰剝落也剛過久而柔落之卦之所以為剝也自初至五剝五剛而為柔剝之極也一陽順於下而止於上僅足以避害而已故不利有攸往然衆柔剝剛其害為難避君子觀順止之象而行順止之道故能處剝之時也消息盈虛天道之運君子所尚之道也當陽消陰息進盛而剝是為天道自然之運君子何尤焉不過

於觀象順止俟時而已易說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伊川先生曰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圯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山一作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易傳

廣平游氏曰山附於地則山頹之象山至於頹則以下不厚而上危故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小人之剝必自下始浸而至乎上君子知所以厚下則无所措其剝矣乃可以安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剛柔言之則天道盈虛消息所以有剝自卦才言之則順而止之為處剝之道由象言之則山附於地者剝也厚下安宅者處剝之道也彖象之義不一而足象言上者非獨君后也凡居上者皆

當然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亦厚下之道厚下所以安宅也夫知幾君子未必至於剝之時也不幸而至是不過厚下俟時而已易說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伊川先生曰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一无於字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作消亡正道也一

作消亡於正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取牀足為象者以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并易傳

龜山楊氏曰剝自下而上惟厚下為可以安宅安民所以厚下也牀人所安也足牀所恃以為安者也剝牀以足則蔑厚下之道也故凶小人剝民以自厚得志則害加乎人天下之凶也及夫進而位乎上則下已不厚矣亦非所以自安也故其卒至於剝廬而无

所容其凶豈不已甚乎小人知此亦足以戒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剥自下興也故初言剥牀以足剥以厚下而安牀雖僅可安身亦非厚下之道况剥其足者乎既失厚下之道則下已滅矣然剥之初而未甚也所以蔑貞則凶言貞固不蔑則无凶矣詩曰載寢之牀故處牀為求安之道剥言牀亦見道之无乎不在也易說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伊川先生曰辨分陽上下者牀之榦也隂漸進而上剥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隂之侵剥於一作陽得以益盛至於剥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剥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剥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剥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三雖隂類然志應在上二不能進剥陽

文徒用口舌間說力未能勝故象曰未有與也然志在滅陽故亦云蔑貞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辨牀之餘蓋上下之辨也剝止乎辨則剝未及上矣以其无應而未有與也然處羣隂之中其能終无與乎故曰未而已則蔑正之凶理必至也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辨牀之榦所以分上下也輔嗣謂足之上孔氏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之處義皆一也剝牀以辨則其剝進矣未有與者遠陽而无應

无以止之也或近陽有應有以止之安有蔑貞之凶哉天下之患未有不自小至大自微至著苟不能辨之於早未有不至於凶者剝之初二有凶之漸而非凶也三以應而无咎四則凶矣易說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伊川先生曰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異於正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

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强是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獨應於陽故反為衆陰所剝然无所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陰居陽不當位也而其志剛矣居不

當位而間乎衆陰之中勢不足以有為也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失上下矣於義无咎則吉凶不足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剝之時小人道長之極羣衆剝君子獨六三捨其羣類於上下而應乎陽是捨小人而從君子也所以在道為无咎然則六三之失其類乃所以為有得歟易說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伊川先生曰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剝牀以足以辨則剝其所安而已未及膚也六四履近尊位則剝及膚矣其災也豈不切近乎易說

横渠先生曰迫近君位猶自下剥牀至牀之膚將及於人也不言蔑正剥道成矣一云五於陰陽之際義必上比故以喻膚易說

白雲郭氏曰牀剥而後及其身及其身白膚始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初二有及身之漸不能止之則災及其身矣故直云凶也繫辭言剥窮上反下於此可見易說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别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隂之主也魚隂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隂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宫人則无所不利也宫人宫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隂言且取獲寵一作親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隂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羣隂消一无消字剥於一无於字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隂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剥之將終復

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六五為上九之虜能下寵衆陰則陽獲安而无不利矣其於六五者以其居尊制裁為卦之主故不云剥之也終无尤怨者以小人之心不過圖寵利而已不以宫人見畜為恥也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剥之善下无剥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君位也剥至於切近災則極矣不可

以有加矣故言人君處剝之道夫魚陰物也貫之則其敘不可亂羣陰順承之象也先王之時六宮各帥其屬以時御于王所九嬪掌之御敘于王之燕寢女御掌之而嬪御之職皆列于天官太宰蒞之則燕好嬖昵之私不得干其上矣貫魚之象也以是寵之何无之有夫女子與小人之難養一也先王所以處之无二道焉使羣陰順承如魚然以宮人寵之則无不利矣是亦順而止之之道也若夫付之以心膂之寄

借之以威福之重而遽絶之則肘腋之變不可測可不戒之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為剥之主能御衆陰以承陽者也魚陰類也六五未免其類是以能聯而貫之制於我也雖制於我而在剥无剛決之義故以宮人寵之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然則女子小人為同類御小人以宮人之道斯其宜矣方剥之時小人進長六五知不可決而寵之所謂順剥

之時而為止剥之道者也雖然貫衆陰而寵之疑非聖人之道而曰无不利終无尤者蓋消息盈虚天之所行君子之所尚雖聖人不能違時特於其間雖順以從時而又有止之道以救時耳非若一於順而寵之不知濟時者也安定先生曰以宫人寵但厚之田宅不使竊天下之權則无不利然此謂根蔕之難去者易說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

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明道先生曰息訓為生者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一作一變一作已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

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一有盡字）為坤陽（一有復字）來為復（一有然字）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然衆陰宗陽為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

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反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一作爻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為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

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沚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剝之世有美實而不見採然其德備猶為民所載小人處下則剝牀處上則反傷於下是終不可用之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偏陰剝陽而一剛止乎上碩果不食也剝乾五變也故有碩果之象焉（乾為木果）然君道也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故陰雖上行剛則不食與

剝之上六不可長剝矣夫坤順而艮止剝之成象也碩果不食者順而有以止之故也坤則順而已矣故履霜堅冰至而卒有疑陽之戰順而无以止之故也故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然剝終則復亂極則思治當是時君子者民所載也故得輿坤下承之得輿之象也坤為大輿君子而得輿道盛行也小人无所庇其身則剝廬矣夫陰陽之往來屈伸理之必至也小人之為亂至於剝廬而後已蓋亦不思而已

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果者易食之物也在剝之時君子易傷之象也果之碩大易食而不食君子居剝易傷而不傷者以君子觀剝之象中有順而止之之道足以厚下故終不食也且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君子小人蓋相須也輿所以載君子小人之象廬所以庇小人君子之象君子得輿爲民所載則有厚下之道故也小人之性自下竊上必剝其廬而後已

剝其廬則无以自庇終失所安之象以見小人不可
用於天下國家也唯其終不可用而遭時未復故以
宫人寵之宜矣能貫之則可寵而寵之亦可貫所以
柔服其心毋使為患而已此孔子所以嘆其難養也
然君子之剝非自取也小人剝之也故其剝也有漸
小人之性不能有物處剝之極必自剝矣是以其亡
也忽焉蓋自取之速也易於小人女子有順止貫寵
之道非達時變者不足以知此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十三